



身體認同 同一與差異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Kathryn Woodward 等著 林文琪 譯

Weber
韋伯文化
良知・品味・貴族

文化研究叢書①

身體認同

同一與差異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編者：Kathryn Woodward

譯者：林 文 琪

Weber

韋伯文化

良知・品味・責任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Since 1998 良知 品味 責任

將學術當成一生的志業

文化研究叢書 Cultural Study Series SC21-001

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

版權聲明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Copyright by © 1997 Sage Publications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age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編者：Kathryn Woodward

譯者：林文琪

發行人：陳坤森

出版者：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吳怡君 陳昶佑 姜漢儀

客服專員：陳玉蟾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住址：台北縣永和市永和路二段 285 號 6 樓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出版：2004 年 9 月

ISBN：986-7830-38-5

◎個人郵政劃撥訂書一律九折優待，團體訂購另有優惠價格

郵撥帳號：19686241 戶名：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5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新書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章 同一與差異的概念.....	11
第二章 身體與差異.....	89
第三章 身體、健康及飲食失調.....	171
第四章 性/別、性徵、性向.....	269
第五章 母職：身份、意涵與神話.....	359
第六章 離散與認同的繞行.....	451

INTRODUCTION

緒論

Kathryn Woodward

同一(identity，譯者按：這個字另有認同、身份、某種本質或特性之意，以下將視內文所需交替使用)與差異(difference)是常見的兩個字。我們可以在全球的、全國性的、地方性的，以及個人的層面上，得知許多與「認同」有關的事物。在媒體報導中，「認同」通常被用來指稱一種有疑問的、不確定的狀況，舉例而言，認同的喪失，可能被認為是伴隨著被解僱或失業等變動而來的結果；而人們之所以尋找其認同，則起因於社群關係或個人親屬關係的中止，甚至是「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所致。在全球的舞台上，有所爭議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以及存在於不同的社群(communitiy)之間，經由相衝突的國家認同所再現出來的爭鬥，往往以悲慘的結局收場。例如近年來波士尼亞(Bosnia)與盧安達(Rwanda)兩國之間的衝突，便經常被呈現為：起因於衝突對立的、無法和諧共存的，以及兩極化的認同位置(identity position)。就更為私密的個人層面而言，家庭中的親屬關係也已改觀，例如西方社會中人們對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期待，也就是由擔負全家大小一家生計的男性，以及依賴一家之主撫養的妻兒所組成的小家庭模式，諸如此類的也已經遭受到質疑與挑戰；這使得嶄新的家庭組成形式與家庭認同應運而生。此外，公共領域中受到爭議的性別認同，似乎逐漸成為政治論爭的題材。尤其是在富裕的西方國家中，人們之所以轉而求助於精神科醫師、物理治療家，以及心理輔導員，無非是在尋求關於「我是誰」這個難題的若干解決之道。

本書第一章指出，上述種種變遷的程度可能意味著「認同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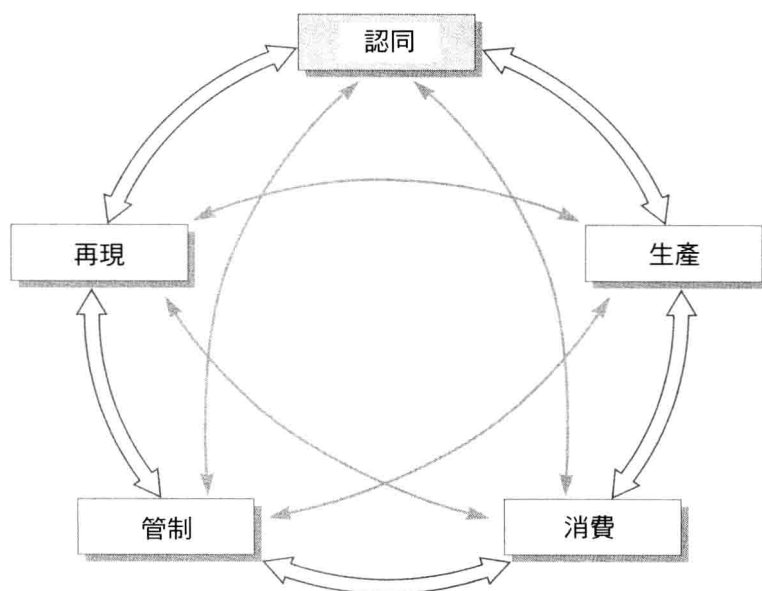
的存在：也就是說，舊有的種種必然性已不復存在，而在全球與本土層面上所發生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變遷，也已經導致先前穩固的團體成員認同爲之瓦解。在當代世界中，認同有眾多的來源，例如國籍、族群(ethnicity)、社會階級、社群、性別(gender)、性慾(sexuality)等，在認同位置的建構上，這些來源彼此之間也許會相互抵觸，因而產生矛盾的、片斷的認同。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可能經歷過某些內心掙扎，而存在於相互衝突的認同之間的這些掙扎，則是以我們在世界上不同的位置，如：我們身爲某特定社群、族群、社會階級、宗教團體的一份子，或者爲人父母、身爲勞工或失業者等爲基礎的。無論如何，認同給了我們在世界上的某個定位(location)，它也彰顯了社會與生活在社會中的我們彼此之間的關聯；而認同這個概念也漸漸引發了學術界的興趣，並成爲其研究課題。認同就像是一種概念上的工具，可用來瞭解人們如何意識到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上的變遷。

本書的各個章節，都以不同的切入點來探討「認同」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是一本討論認同的書，因爲在當代世界中，認同問題兼具了對社會面和政治面的關懷；而在學術論述中，認同已經被視爲有其概念上的重要性，因爲它能解釋社會與文化變遷提。在接下來的各個章節中，我們將會以各種方式來探討認同概念所引發了一些根本且重要的問題：例如個體如何融入(fit into)社群與社會世界之中，以及認同爲何被認爲是主體位置(subjective position)與社會和文化情境之間的界面(interface)。認同讓我們知道「我們是誰」，還有我們如何與其他人，以及我們所居住的世界產生關聯。認同提供了鑑別人我的方法，它標示了我們跟某些擁有某相同身份地位的人是同路人，而我們與那些不享有共同身份地位的人，卻是大不相同的。此外，同一通常是藉由差異，也就是由「它(同一)所不是的那些事物」來清楚界定。認同可以透過極端對立的兩造而顯現出來，例如國家或族群衝突中最爲極端的衝突形式，或者藉由將某些人涵括在內(inclusion)或排除在外(exclusion)，區辨局內人(insiders)或局外人(outsiders)，「我們」與「他們」……等劃界方式所加以界定的。認同經常藉由相互對立、非此即彼的兩造，像是男人/女人，黑人/白人，非同性戀者(straight)/同性戀者，健康/生病的，正常/偏差……等的劃分而被建構出來。

這本書關心的是：認同提供了一個特定的焦點，它將重點放在已經被稱為「文化的生產迴路」(circuit of culture)(du Gay, Hall et al., 1997)中的某個「環節」(moment)之上。認同在文化中被生產、消費與管制規約(regulated)，並且透過再現的象徵系統(symbolic system)，進而產生與我們可能採取的認同位置有關的意義。例如，在隨身聽(Walkman)的文化研究中，隨身聽被視為一種文化製品(cultural artifact)，而學者蓋(du Gay)便主張，為了對文化文本或文化製品獲得充分的瞭解，研究者必須對其再現、認同、生產、消費，以及管制規約的循環過程加以分析。

如同我們在圖一中所看到的，這是一個迴路，我們可以把迴路中的任何一環視為起點，因為它不是線性的、次序相連的某一過程。在此文化迴路中，某一個環節都與其他環節相互糾結地聯繫在一起，但是，為了將研究焦點置於特定環節之上並且加以分析，所以在圖一中這些環節是被區分開來的。再現的研究包括了對象徵系統的分析，也就是語言與視覺影像的分析，若以隨身聽這個廣告商品為例，所要分析的就是各式各樣的廣告訊息。隨身聽廣告生產了「哪些人可能使用這類商品」的意義，也就是說，它將商品與消費者的認同聯繫在一起。不論在技術面或是在文化面上，這些被聯想在一起的認同和文化製品都是被生產出來的，為的是瞄準購買此產品的消費者，好讓他們與產品產生認同，而這也是廠商所期待的。以隨身聽這個文化製品為例，經由各種方式被再現出來的隨身聽、與之產生關聯的認同，以及在生產與消費這兩個環節上的接合(articulation)，凡此種種都已經對社會生活的管制產生了衝擊。在隨身聽的研究個案中，研究者將焦點集中在管制之上，例如：人們在公開場合中、在街上、在火車裡私下聆聽音樂，這就引發了當隨身聽的使用跨越了公領域與私領域間的界線時，該如何管制的問題。

在本書中，我們將焦點集中在與「認同」有關的討論上，不過，「文化的生產迴路」中的其他環節，也涉及了對於各種認同，例如國家認同、族裔離散(diaspora)之認同、性別認同與母職認同，以及那些不但與苗條、健康的身體相關連，並且也與生病還有不健康的身體有關的質問。舉例而言，透過文化文本與象徵系統，性別認同被再現出來，並且在特定的歷史時刻中被生產與消費，性別認同雖受制於當下的管



圖一：文化的生產迴路

制體系，但它們也構成了該體系的一部分。在第四章中，我們將討論性別分類的歷史變遷，這些變遷包括了：什麼是為人們所接受的、什麼是無法被認可的，以及各種性別認同之接合如何提供抗拒能力來抵抗主流論述。

本書第一章所提出的問題是：「認同危機」這個當代的爭論是否存在。在本書中，這個問題構成了許多相關的討論；而在各個章節中，我們也對下列問題進行討論：例如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認同位置發生了怎樣的更動與重構，以及這些變遷在政治上又有何重要性。像是男同志(gay)與女同志(lesbian)反抗「正常」性別的傳統詮釋，並且對異性戀的規範提出挑戰；女性主義者將構成一個家庭的要素重新接合，這涉及了不同的母職認同，如何對女性在家庭中的傳統角色提出質疑，凡此種種都闡明了上述變遷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此外，在第一章中，我們也將探討被稱之為「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譯者按：對西方社會來說，傳統的社會運動集中在經濟、政治方面，是同一階級/工人階級的抗爭，常以工會為主。新社會運動不是以階級為主，人們為了生活品質而不是經濟因素投身社會運動，強調自主、自覺，改善生活品質，建立集體認同，這一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

生態保育、女權、反戰、反核、保護動物等)的意涵，以及認同政治所提出相關問題：例如哪一種認同被人們所主張，以及該認同奠基在何種基礎之上。仔細想想，認同的基礎是不是固定不變的、且不知何故讓人視之為可靠的(authentic)呢？而這些基礎的某些基本特性是否可以被發掘出來，並且被揭示為「真理」(truth)呢？

舉例來說，在第四章中，西格爾(Lynne Segal)研究與性別的生物基礎有關的論點，而在第五章中，伍華德(Kath Woodward)則檢視了與母職(motherhood)有關的「常識」(common-sense)預設，亦即母性是天生的，它就像是一種基本的女性認同。此外，席林(Chris Shilling)和班森(Sue Benson)這兩位學者也分別在第二章與第三章中，指出了身體外觀上的生理事實，並探討身體如何作為認同的文化建構場域。另外，本質主義者(essentialist)與非本質主義(non-essentialist)之間因觀點不同而產生的抗衡(tension)，鞏固了本書中許多討論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章的閱讀資料中，文化研究大師霍爾(Stuart Hall)對於：可以將認同視為起源於親屬血緣關係(kinship)，以及社群成員所共享的歷史真實之觀點提出了質疑，而齊羅伊(Paul Gilroy)也在第六章中使用了「離散」這個概念來挑戰上述觀點。離散經驗使人們理解到認同包括了流動性(fluidity)與偶然性(contingency)這兩個觀念，也就是說，認同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形成的，而這也使得本質主義與其政治主張受到了質疑。此外，為了斷言某種認同位置的存在，必須對某些與生理上的、與生俱來的天性有關之事實加以主張；或者宣稱血緣關係中可回復的(recoverable)聯繫，以及某種共同享有的歷史，這樣的觀點具有不容忽視的政治影響力，本書中有許多例證可對此加以說明。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本質主義者與非本質主義者以各種方式來進行辯論。在某些論點上，這兩派觀點接合了生物學與社會建構論等研究取徑之間的抗衡，而在其他論點上，一方面以認同是固定不變與超越歷史的(transhistorical)；另一方面，則以認同是流動(fluid)與偶發的(contingent)，就這兩種看法之間的爭論來進行討論。所以，本書中的每個章節也利用了些許篇幅來探討與這些辯論有關的政治抗衡。例如宣稱男同志的性別認同是生物學上或遺傳學上已知的確定事實，而非受制於社會與文化建構的觀點，就會在第四章中加以討論；而我們也

將在第一章中，討論塞爾維亞人(Serbian)國家認同的依據。塞爾維亞人的國家認同，是植基在血緣聯繫與特有歷史的事實之上的。關於本質主義的辯論，可以說是一種二元論(dualism)式的，即介於兩個相衝突的、南轅北轍的立場之間的對立，這種立場相左的論辯，可以從生物本質論與社會建構論對於身體、性別與母職議題的討論上得到佐證。無論如何，當體認到這些對立的立場通常是辯論的起點時，本書中的討論除了以挑戰二元論的僵化死板(rigidity)為目標，也試圖在不受限於二元對立的情況下，尋找對於認同與差異的另類(alternative)理解，並且探討政治立場是否可能將認同的產生過程與其來源銜接起來。

很顯然地，本書主要關切的是認同本身，以及認同的創造與斷言(assertion)過程。一般而言，在某個政治運動中主張擁有某種身份，或者在發表某篇政治聲明時讓自己成為其中的一員，大多是會以差異來明確地界定其認同，也就是透過將「我們」與「他們」標示出來而達成的。藉由差異來鑑別人我，包括了將某個認同位置與另一個認同位置劃分開來，也就是標明張三不同於李四，或者至少與另一個認同位置有關〔以便說明將認同位置區分開來的某些「劃界」(mark out)過程〕。透過再現系統，以及社會上藉由將某些類別的人們納入其中，或者將之排斥在外，相同性與差異性就被象徵地標示了出來。在第六章中，齊羅伊提供了許多不同的案例，以便說明在二十世紀時，在法西斯主義者與激進的民族獨立主義者的社會運動中，種種排除與隔離行動如何發生。此處的象徵系統，例如穿著某種特定服飾——在一九三〇年代法西斯黨員們穿著黑襯衫，或者荷裔南非人在南非所穿的軍服，都已經生產了「局內人」所屬團體永恆不變的「相同性」。此外，身份證是另一個例子，當南非正值施行種族隔離政策時，身份證是將某些人排除在外的某種象徵性手段。齊羅伊認為，近年來發生在盧安達境內的種族隔離行動，唯一能夠行得通的辦法，就是將胡圖人(Hutu)與圖西人(Tutsi，譯者按：中非東部蒲隆地和盧安達共和國境內說班圖語的民族。胡圖人佔兩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大多以務農維生，曾被圖西人征服。圖西人一直在盧安達居統治地位，一九六一年比利時殖民統治者幫助胡圖人奪取政權，並成立第一個獨立政府，屠殺了一萬名圖西人。而在蒲隆地，胡圖人於一九七一年起義反對圖西人，結果落敗，圖西軍隊

殘殺了十萬名胡圖人，更有十二萬多名胡圖人逃往坦尚尼亞)區分開來，也就是透過身份證來識別這兩個種族。而之所以這麼做，是爲了達成以下的目的：將種種不公平待遇、肉體上的暴行，甚至是死刑的行使予以正當化。

本書的第一章，概略地說明了認同的各種面向，特別是分類系統(classification system)在差異建構中的運作方式。這個章節建立了本書中所提出的幾個主要辯論點：首先，探討在何種程度上可以主張有認同危機的存在，並且以當代的辯論爲例證，說明認同是怎樣形成且受到挑戰的——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在不同的層面上展現出來，例如全球在國家與族群認同上的改革，以及對傳統的必然性提出挑戰，主張個人與文化認同的「新社會運動」出現。此外，與「認同危機」可能性有關的討論，也導引出本章次要的關切點：人們如何透過分類系統來標示差異，以及二元對立觀點有哪些問題。在第一章的最後，我們所要處理問題的是：爲什麼人們會將自己投入到(invest in)某個特定的認同位置上，以及人們之所以會採取(adopt)此認同位置的原因爲何。我們將精神分析學派當作是一種工具，用它來討論上述問題，以便爲主體在認同上所投注的心力提供若干解釋。

第二章與第三章的研究焦點，都在探討「身體(body)是建構認同的場域」。在第二章中，席林延伸了第一章對於認同危機的討論，並且將當代與身體本身有關的不確定性納入討論之中：關於身體，一般「常識」性的觀點可能將它完全當作是一個與生俱來的生物實體；但是在當代社會中，這個生物實體卻遭到了大幅度地干預、解釋與質問。席林使用了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作品，藉此延伸第一章中對於分類系統的討論。席林認爲對立與差異被銘刻(inscribed)在同一性(sameness)的象徵標記之中，它們可以在實質上型塑人們的身體，而這也促成了社會不平等與社會差距。此外，席林也探究歷史上與身體有關的研究取徑究竟發生了哪些轉變，而爲了擴展本書對於本質主義者與非本質主義者辯論的關切，席林不但對生物決定論觀點提出挑戰、對社會建構論作出批評，同時也針對另一種研究取徑，也就是「具體化」(embodiment)提出意見；席林認爲，當極端的社會建構論可以被視爲行動時，具體化這種研究取徑並不會將身體完全拋棄掉。

班森將身體的分析方式加以擴展，她認爲身體如同媒介，透過這

個媒介，我們向世人展示我們自己，而班森也檢視了某些「身體改造方案」(body project)的特殊案例。在這些個案中，個體可以被當作是一個竭盡所能地控制自己的身體，並藉此達成認同的人。班森仔細考量認同如何經由肉體的實踐來達成、協商，或者被推翻，她並以飲食失調(eating disorders)與健身(body-building)為例，藉此說明在不同的理論脈絡中，以及在各種社會建構論者不同看法所形成的抗衡之中，飲食失調與健身就像是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的表現形式。此外，班森也將人類的有形肉體納入到討論中，並且以疾病(例如愛滋病)、失能殘疾(disability)，以及能力損傷(impairment)為例，進而對上述與自我管制有關的見解，以及某些社會建構論者的研究取徑所提出的主張進行挑戰。

在第四章中，西格爾將焦點集中在當代另一個激烈的辯論領域上：性別似乎可以為生物本質主義者的論證提供更多的證據。在追溯了許許多多與性別相關的辯論之後，西格爾發現，性別是一個備受爭議且複雜費解的領域，它包括了理論的解釋、政治的觀點，以及各種社會運動。與性別議題相關的辯論，正是當代對已經瓦解的傳統必然性付出關懷，以及對性別的生物基礎產生質疑的最佳例證，例如人們會對由科學方法和性科學(sexology)所再現的生物基礎表示懷疑。西格爾所要探究的，正是她稱之為「本質主義者與建構論者的辯論」中所引發的複雜事物，也就是權力問題。為了對權力問題加以探討，西格爾援用了女性主義者的批評，特別是男性的權力凌駕於女性之上的重要性；根據傅柯學派(Foucauldian)的觀點，「性/性別/性慾」(sexuality)是當代社會中人們用來管制、掌控自我的關鍵場域，而精神分析理論則延伸了第一章中與性別有關的討論，它探討的是性別認同的特定脈絡。此外，西格爾也將檢視性別如何成為抗拒與顛覆認同的場域，特別是人們在性別上的歧見與踰越，如何使異性戀規範為之改觀。

在第五章中，伍華德分別從各種認同面向(這也是其他章節的特色)，像是：社會的、象徵的、生物上的，以及精神分析的角度來檢視「母職」如何闡明認同的不同面向。母職是一種身份，而對我們這些都曾擁有、或曾經擁有母親的人，甚至我們之中只有某些人成為別人的母親的人來說，母職已經對我們產生了某些影響與衝擊。在某種程度上，母職可以被理想化地加以描述，進而形成神話的意義系統，以

及成為文化意義系統的一部分。伍華德的探討對象有二：一是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所產生的各種母職論述；二是母職特有形象的出現。上述討論的目的，在於仔細省視母職是否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偶發的認同，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文化與時代之中，母職被論述性地生產出來，而不是一種固定的、根植於女性實質的生理結構而來之認同。此外，批評者認為：論述研究取徑的若干不足之處，可能是無法解釋人們為何會投入到某個認同位置上，而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正可以用來修正此研究取徑的不足。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齊羅伊也延續了本質主義者與非本質主義者對於「認同」的討論(相關討論形成了本書中的探討主軸)。齊羅伊除了重新探訪這個曾在第一章中介紹過的概念，也對該章的閱讀資料，即霍爾所提到的「離散」觀念加以詳盡闡述。齊羅伊將焦點集中在認同的社會與政治面向上，並認為在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有必要對相同與差異的再現進行探討。由於體認到認同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齊羅伊拓展了前幾個章節的共同關注，也就是本質主義針對被壓迫的群體所提出的訴求；不過他卻也主張，儘管「種族」、族群，以及國家似乎可以提供一種認同上的安全感，但這種感覺卻是虛幻的、通常是有問題的；這是因為本質主義觀點的僵化死板與限制，已經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了絕對且固定的區隔。當然，在最後一章中，我們也將再次回頭檢視在第一章中曾經介紹過的概念，像是認同、差異、與本質主義。在這個章節中，齊羅伊不但將上述概念詳加闡述，同時也擴展本書所關切的重點，像是二元論研究取徑有待解決的問題、本質主義者與非本質主義者觀點之間的抗衡，並且藉由對離散認同的探討，使讀者理解到：認同是極為複雜且具有多種面向的。

參考書目

- DU GAY, P., JANES, L., MACKAU, H. and NEGUS, K. (1997)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Sage/The Open University(該書系中的第一冊)。

CHAPTER 1

同一與差異的概念

Kathryn Woodward

壹、前言

貳、為什麼認同概念至關緊要

一、認同與再現

參、認同危機是否存在？

一、歷史沿革

二、社會變遷

三、「新社會運動」：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四、小結

肆、認同如何藉由差異標示出來

一、分類系統

二、差異

三、小結

伍、為什麼我們會投入到某個身份之中？

一、認同與主體性

二、精神分析面向

陸、結論

參考書目

【閱讀資料一】：文化認同與族群離散

【閱讀資料二】：站在分歧的立足點上：「性/別」與性別差異

壹、前言

作家與廣播人伊格那帖夫(Michael Ignatieff)講述了一個發生在一九九三年，昔日飽受戰火蹂躪的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故事：

……這已是第四個清晨。我置身於塞爾維亞(Serbian)當地自衛軍的指揮所中，這個廢棄的農家距離克羅埃西亞(Croatian)前線僅有二百五十公尺之遙。……這裡不是波士尼亞(Bosnia)，而是克羅埃西亞中部的戰區。這個地區不再有人看守，但是，每晚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的民兵部隊會在這附近，進行輕便武器(如步槍、手槍)的交易，偶爾也進行火箭筒等大型武器的交易。

這是一場村落之戰。戰爭中的每一個人都認得其他人：戰爭之前，他們一起上學，其中某些人還一同在某個汽車修理廠工作過，和相同的女孩們約過會。每個晚上，他們打電話到民用波段電臺(citizen's band, CB)的廣播節目中，並透過該節目，指名道姓地辱罵彼此。他們回憶起那段恨不得殺了對方的時光。

我要說的是塞爾維亞士兵，也就是那些看起來倦容滿面，中等年紀，寧願躺在家中睡覺的後備軍人們。我想要瞭解的是，為什麼這些相互為鄰的人們，竟然會出現想把對方殺害掉的念頭。正因我無法分辨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有何不同，所以我問他們：「是什麼讓你認為你們是如此的不同？」

從他的卡其夾克中掏出一盒香煙的男人對我說：「看到了沒？這包是塞爾維亞的香煙。在那邊，他們抽的可是克羅埃西亞的香煙！」

「不管是哪裡生產的，這些都是香煙，對吧？」

「你這個外國人，哪裡知道什麼呢！你是不可能瞭解這些事情的！」他聳了聳肩，清起了他的機關槍。

然而，在我問過那令他惱怒問題的幾分鐘後，他將槍枝丟在介於我們之間的帆布床上，他對我說：「你看，這就是理由所在。那些克羅埃西亞人，他們不但認為自己要比我們來得優秀，還自以為他們是上等的(fancy)歐洲人，他們就是一切。我想要告訴你的是：我們所有人，不過是巴爾幹半島上的廢物罷了！」(Ignatieff, 1994, pp. 1-2)。

故事中的戰爭和衝突，將社會與政治動亂的背景抵銷了。在我看來，這也是一個與認同有關的故事。故事情節說的是以兩個分歧的國家立場為基礎，因而產生不同認同的兩群人，也就是在故事中可以被辨識出來的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故事中的男子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群人，對他而言，這兩群人是可以清楚分辨的。藉由語言與象徵系統的運作，這兩群人此被再現出來，而這些認同也傳達出既定的意涵。

活動 1

再現(representation)象徵性地將這個世界，以及人們在世界中的各種關係加以分門別類(詳見 Hall, 1997a)。在這個故事中，你該如何使用再現這個概念，進而探究認同是怎麼被建構出來的？請回想一下伊格那帖夫所講述的那個故事。在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這兩種不同的身份之間，你看到了哪些相同與差異之處？誰被含括進來，誰又被排除在外？誰可以取得故事中被強調的、塞爾維亞人的國家認同呢？

這些人都是在南斯拉夫這個被狄托(Tito，譯者按：南斯拉夫政治家、總統，一九四八年與史達林和共產黨情報局決裂，發展南斯拉夫獨立自主的共產主義道路，並在「不結盟運動」中起了主導的作用)所統治的單一民族獨立國家(nation-state)，這個政治與經濟實體中生活了五十年之久的民眾。在他們每天的日常